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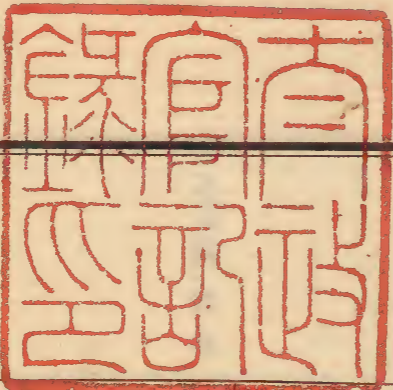
康熙欽定四書解義 論語卷之五

一	一	六	漢書門
五	三	七	
册	函	號	類

二	庫	文	閣	內	
七					漢書
函	一	六			
三	五	七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7
册數	15	(7)
函號	277	127





〔朱註〕陳、謂軍  
師行伍之列  
俎豆、禮器與  
起也、濫、溢也

康熙欽定四書解義卷之六

清康熙帝欽定

重野安釋 全校 大鄉穆標註  
中村正直

論語 卷之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朱註〕識音志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貶道以荷容不困窮而失志也昔孔子在  
 衛靈公以戰陣之道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少學禮其於  
 陳設器俎豆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學也  
 夫以孔子之聖文武備宜無所不知蓋以衛靈公不留心於  
 治國之道而汲汲以兵戎之事為問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是  
 以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焉此聖人之見幾而作也既去衛而  
 適陳在陳國時糧食斷絕從者皆餓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慍  
 怒見於孔子曰君子之人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孔子曰窮通  
 得喪繫於所遇君子蓋亦有窮時也但君子則能以義命自安  
 而固守其窮小人一遇困窮則不能堅忍順受而無所不至矣  
 此聖人之處困而亨也孔子大聖人也乃時君既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接禮以禮致使去於衛一厄於陳上遭遇之窮困如此則  
 春秋之世運  
 尚不可問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  
 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一章書言學貴乎知要也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而於道之  
 本原尚未能悟故孔子呼而問之曰賜也汝見我於天下事物  
 之理無所不知將謂我知是多學而一一記識之故能如此乎子  
 貢對曰以賜觀於夫子誠多學而識之者也抑別有切要所在  
 而無事於此者與觀子貢方信忽疑之間可見其力學已久進  
 道有機故孔子因而告之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事  
 物雖多其理則一惟明乎理之原則自能盡乎事物之變我於  
 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者惟一以貫之而已可見學問之道  
 以明理為要而後世學者率皆用力於記章辭章以誇多靡  
 故以聖學論之則不精以王道論之則無用此皆逐末務外而  
 不知本實之過也所以  
 為學圖治必在知本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欲學者求自得也孔子呼子路而告之曰義  
 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其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真也  
 今之人知德者鮮矣然則欲知德者其  
 惟窮行實體而求其自得於心矣乎

〔朱註〕由呼子  
 路之名而告  
 之也德謂下義  
 理之得於己  
 者上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帝治之盛也。孔子曰自古一人君致治者多矣。然皆不能無所爲而治也。若無所爲而天下自治者。其舜也。蓋舜承堯之後。禮樂法度皆已具備。在廷諸臣如九官十二牧。又皆有賢聖之才。以分任之。所以爲舜者。但見其率由而不改。其舊分命而不時戶。其功夫何所作爲哉。不過垂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蓋舜之德盛。故其化神。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紹堯得人。也可見爲人君者。必有法祖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必有求賢之勞。而後可以享任人之逸。試取所謂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與所謂恭己無爲。云者。合而觀之。而後知古帝之以君道立人極者。誠度越乎千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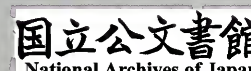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朱註〕猶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北狄二千五家爲州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下毋徃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此一章書見立誠爲制行之本也。子張問人必如何然後在在皆可通行。而無礙乎。孔子曰人唯至誠。乃能感物。誠使所言者皆發於衷。符於事。而忠信焉。所行者皆無浮薄。無放肆。而篤敬焉。則雖蠻貊之邦。素不相知者。上一誠之孚。無所不格。亦可通行。之而無礙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虛僞輕薄之人也。雖州里之近。其可以行乎哉。然此忠信篤敬。非他乃吾心之誠也。吾心之誠。本有炯然不容自欺。昭然不可自昧者。必也時時刻刻。警覺提撕。如立在此處。則見此忠信篤敬。參於吾之前。或在車上。則見此忠信篤敬。倚於車之衡。蓋惟其存之也密。故心目之間。如或見之。若此。則誠積於心。發於言行之際。以之動天地。格鬼神。無所不可。又何不行之有哉。子張問孔子之言。即書於大帶之上。蓋欲時時接於見。而省於心也。其佩教誠切矣。夫制行



以存誠為要。而存誠以省察為先。念慮之間。乃言行之本。省察其念慮之微。以達於言行之際。則真意感孚。表裏通貫。雖豚魚可格。而况於人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朱註〕如矢。言直也。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也。懷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蘧伯玉。大夫以風有位也。史魚。蘧伯玉。皆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之為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勢殊。或不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惟史魚當邦家有道之時。危言危行。如矢之直。即當邦家無道之時。亦危言危行。如矢之直。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豈不可為直乎。君子哉蘧伯玉之為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出處進退之際。必有不能盡當於理者。惟蘧伯玉。則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出而仕焉。以行其志。當邦家無道。是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即卷而懷之。

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拂咽也。

以善其身。身。舒行藏。因時合理。豈不可為君子乎。夫八品不同。故臣節有此二者。為國家者。上之當求出處合義之人。其次。則骨鯁直行之士。亦不可少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一章。書。見三言。語當因人而發也。孔子曰。人之品。詣不能盡同。而我之語。默貴。當其可。有如其人。造詣精深。事理通達。是。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不與之言。則是無知人之明。豈非失人乎。若其人昏愚無識。或造詣未到。是不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強與之言。則是輕於發言。豈非失言乎。惟智者。窮理知人。權衡素定。故可與言。則言不至失人。不可與言。則不言。亦不至失言也。夫言者。君子所賴。以開導乎人者也。必以誠而能動。亦必以明而能審。明以審之。則發皆中節。誠以動之。則聞者格。心。即至於臣

〔朱註〕志士有  
志之士仁人  
則成德之人  
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一章。書。是言仁。為固。有之。真。不可。以。生。死。利害。而。變。也。孔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在。事。有。下。適。遭。其。變。者。貪。生。畏。死。則。失。其。本。心。之。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當。下。義。理。與。軀。命。不。可。兩。全。之。際。斷。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致。命。遂。志。以。成。吾。之。仁。蓋。仁。為。人。立。命。之。根。全。之。則。雖。死。猶。生。失。之。則。雖。生。猶。死。也。然。求。仁。必。先。於。去。欲。無。欲。則。身。命。猶。可。舍。而。況。於。富。貴。功。名。之。末。乎。彼。蓋。自。求。其。心。之。安。故。利。有所。不。計。而。患。有。所。不。避。也。國家。欲。得。下。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必。於。淡。泊。寧。靜。之。中。求。之。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

此一章。書。是言仁。在。於。親。師。取。友。也。子貢。問。為。仁。之。道。當。如。何。孔子。曰。為。仁。固。是。一。己。之。事。亦。必。有。所。資。助。而。後。成。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為。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是。則。百。工。亦。有。所。資。助。况。於。為。仁。者。乎。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必。執。弟子。之。禮。以。事。之。則。此。心。有。所。嚴。憚。而。不。敢。放。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必。以。交。游。之。禮。而。友。之。則。此。心。有。所。觀。感。而。不。至。忘。情。矣。仁。不。於。是。成。乎。夫。成。仁。之。道。不。獨。學。者。有。資。於。師。友。而已。也。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相。與。講。磨。道。義。薰。陶。氣。質。則。聖。心。日。進。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朱註〕夏時謂  
以斗柄初昏  
建寅之月為  
歲首也商輅  
木輅也輅者  
大車之名周  
冕有五祭服

之冠也。故謂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此一章。書。是論王道而歸之慎獨也。顏淵問為邦之道。孔子曰。治道。必慎。酌。盡。善。然後。無。弊。故。以。正。朔。論。之。則。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三。代。不。同。也。然。欽。敬。天。所。以。授。民。時。建。寅。則。於。民。事。為。切。故。必。行。夏。之。時。焉。車。輅。之。制。不。同。然。輅。宜。質。也。殷。之。木。輅。則。質。而。得。中。故。必。乘。殷。之。輅。焉。冕。冕。之。制。不。同。然。冕。宜。華。也。周。之。冕。旒。則。文。而。得。中。故。必。服。周。之。冕。焉。樂。之。音。容。代。各。不。同。然。樂。以。象。德。有。虞。之。德。最。盛。大。韶。之。樂。最。隆。故。樂。必。用。韶。舞。焉。此。皆。禮。樂。法。度。斟酌。盡。善。之。道。也。然。而。心。術。之。間。尤。不。可。以。不。謹。如。鄭。國。之。聲。則。宜。放。棄。之。邪。佞。之。人。則。宜。遠。絕。之。蓋。鄭。國。之。聲。淫。聲。也。不。放。則。蕩。人。心。矣。邪。佞。之。人。傾。側。危。殆。不。遠。則。覆。人。邦。家。矣。可。見。王。道。之。要。歸。在。於。謹。獨。必。使。主。志。清。明。君。德。純。粹。不。遷。聲。色。不。變。邪。佞。然。後。可。以。損。益。百。王。而。立。無。弊。之。道。上。孔子。告。顏。淵。之。言。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一章。書。言。人。當。思。患。預。防。也。孔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事。機。無。定。人。不。可。不。安。於。其。近。而。忽。乎。其。遠。如。几。席。之。間。目。前。之。事。近。

〔朱註〕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也。四海之隔。萬世之遙。遠也。然人慮。不。周。於。四。海。則。患。即。伏。於。几。席。之。間。計。不。及。於。萬。年。則。禍。即。藏。於。目。前。之。地。何。則。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見。幾。而。預。為。之。謀。則。永。無。患。不。然。則。憂。至。無。日。也。古。之。帝。王。不。下。堂。階。而。周。知。天。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能。為。遠。慮。者。也。然。所。以。能。為。遠。慮。必。由。於。見。幾。之。明。欲。其。見。幾。之。明。又。必。由。於。窮。理。致。知。清。心。寡。欲。察。乎。天。命。去。畱。之。靡。常。人。心。向。背。之。難。保。是。以。朝。乾。夕。惕。戰。戰。兢兢。雖。欲。不。思。患。預。防。而。不。可。得。也。聖。人。之。言。垂。戒。遠。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切。望。人。之。好。德。也。孔子。每。以。好。德。望。人。至。此。復。歎。曰。今。人。於。己。之。德。或。始。作。而。終。輟。於。人。之。德。或。外。慕。而。內。疎。好。之。極。其。誠。而。如。好。色。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言。此。蓋。深。有。望。於。天。下。而。反。為。絕。望。之。辭。以。儆。之。也。先。儒。有。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故。大。學。言。誠。意。欲。其。好。善。如。好。好。色。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苟。能。於。德。之。在。己。者。究。其。當。然。而。進。脩。不。懈。

〔朱註〕竊位者言不稱其位而有所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責臧文仲之蔽賢也。臧文仲魯國執政之卿柳下惠魯國賢人為士師者孔子曰魯位以待賢才乃朝廷之公器非一人所得私也。故唐虞之臣更相汲引不為比。周成周之廷互相推讓不為標榜。即至春秋時齊鮑叔薦管仲。鄭子皮薦子產。度德量才甘居人下皆從國家起見不私其身。若我魯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而陰據之者與何也。君子居位不與自求稱職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襄國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是有德賢人不肯舉之共立於公朝蓋恐柳下惠進用形已之短而奪其位也。揆諸諸以人事君之義豈是如非竊位而何。蓋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後世人臣當以薦賢為務蔽賢為戒而為八君者亦宜如古之帝王使進賢者蒙上賞蔽賢者受顯罰則才俊充庭而國家又安矣。孔子贊公叔文子而譏臧文仲誠以薦賢

〔朱註〕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賢為國大臣之道當然乃後世媚嫉者多而休容者絕少此治道之所以不古與。此一章書是孔子言遠怨之道也。孔子曰世人怠於自脩而又畏人好脩故其責己也常輕其責人也常重此所以致人之怨惡也。誠能於己身之過痛自咎責不肯輕恕於他人之過雖亦竭誠正卻不失之太苛厚於責己則身無不脩之行薄於責人則人有樂從之意雖非有意遠怨而人自然無怨矣。古之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人主誠欲聖德日新人情悅服曷可不以此為法

○子曰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慎思也。孔子曰天下凡事皆有義理必熟思之而其義始精必審處之而其理始當使於臨事之時不



能反覆裁度。心口相語曰。於義人。當如之。何。當如之。何。是。不。能。三。熟。思。而。審。處。之。矣。此。等。人。率。意。忘。行。是。非。利。害。有。所。不。顧。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吾。且。奈。之。何。哉。是。以。古。之。君。子。窮。其。理。於。無。事。之。先。察。其。幾。於。有。事。之。際。預。書。所。謂。惟。幾。惟。康。商。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者。此。也。謀。國。者。其。念。之。哉。

〔朱註〕小慧私智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一。章。書。是。言。損。友。之。為。害。也。孔。子。曰。君。子。講。學。以。會。友。取。善。以。輔。仁。然。後。道。明。德。立。有。規。過。長。善。之。功。無。善。柔。便。佞。之。患。若。與。衆。人。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口。不。道。詩。書。而。惟。以。游。談。謔。浪。為。相。親。語。不。及。道。義。而。惟。以。挾。數。任。術。為。能。事。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長。於。中。行。險。僥。倖。之。機。習。熟。於。外。欲。求。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矣。哉。古。之。聖。王。處。士。於。庠。序。而。董。以。師。儒。之。官。斥。去。儉。邪。不。使。見。惡。行。故。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無。士。習。不。端。之。患。也。不。然。子。衿。佻。達。言。僞。行。堅。日。中。於。士。習。而。莫。

之。教。風。俗。日。漓。人。才。日。壞。其。所。關。繫。寧。淺。鮮。耶。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一。章。書。見。成。德。之。人。乃。可。以。成。天。下。之。務。也。孔。子。曰。天。下。之。務。有。當。然。之。理。有。自。然。之。勢。苟。識。見。不。定。涵。養。不。深。未。能。期。於。盡。善。也。所。以。君。子。事。無。論。大。小。惟。要。諸。義。以。為。質。幹。一。人。而。具。天。下。之。謀。一。日。而。存。百。世。之。慮。其。擇。善。定。見。為。何。如。者。而。正。非。徑。情。而。直。行。也。義。之。中。自。有。不。可。紊。之。節。文。焉。禮。以。行。之。又。未。可。自。是。而。輕。物。也。義。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謙。讓。焉。孫。以。出。之。且。未。可。矯。於。始。而。怠。於。終。也。義。之。中。自。有。真。實。而。堅。忍。之。志。焉。信。以。成。之。夫。既。義。以。為。質。原。未。嘗。有。輕。於。圖。功。之。心。而。又。衆。美。兼。備。并。非。徒。存。好。義。之。名。以。此。處。事。何。事。不。宜。以。此。濟。人。何。人。不。賴。非。成。德。之。君。子。烏。能。如。此。哉。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以。是。為。法。矣。

〔朱註〕義者制事之本故以質為質幹

君子是務學之人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為己之學也。孔子曰。今之學者。每以他人不己。知為病。君子則不然。其所病者。惟是道德無所成。才器無所取。庸碌無能。斯為切身之患耳。至於於人。不己。知於己。何與。於人。何尤。君子不以為病也。蓋自脩之道。原貴實。不貴名。有能而求。知於人。其心術已壞。况無能而求。人之知其為虛偽。可勝道哉。君子反求諸己。唯務闡脩。而誠中形外。則終有不可掩者。故學問以求其實。為要。

疾自疾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名為教也。孔子曰。君子為己之學。初非有意於名也。然名者實之寶。未有道明德立而名譽不彰於天下者。若自少至老。盡一生而不見稱於人。則其無為善之實。可知。此君子之所疾也。君子非疾其無名也。乃疾其無致名之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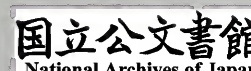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人必有所用。其心而人品即於此分焉。君子凡事皆反求諸己。如學問闡脩之功。惟求自慊於心。即獲上信友之事。必不由他途而進。蓋兢兢然。恐闕失在己。而未嘗自寬也。若小人凡事妄求諸人。德不加脩。而違道以干譽。情偶有拂。而任私以推怨。蓋戚戚焉。責備於人。而未嘗自反也。夫求諸己。則可以成物。求諸人。適足以喪己。均一求也。而君子小人懸殊如此。衡品者。其不可以不致辨也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一章。書見君子持己處眾之得宜也。孔子曰。人之立品。尚儉嚴毅者。最不易得。然或自視太高。責人太詳。每至於乖戾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禮法自持。惟恐一言一動之偶。詭於正。不可謂矜矣。而未嘗以氣陵人。何爭之有。人之度量。能容者。最不易。

〔朱註〕莊以持矜已曰矜



得然或包荒是務。瞻徇為心。每至於阿私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寬厚待人。惟期天下國家之共借於道。可謂羣矣。而未嘗以情徇物。何黨之有。蓋矜易隣於爭。羣易流於黨。惟君子性情學問。交底於至。所以各得其正。而無弊。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聽言審。而取善弘也。孔子曰。任天下事者。係乎人。議天下事者。存乎言。使與人與言兼善。豈非君子之至願哉。而不能盡然也。其言雖有可采。而其人尚未可信。若以數奏之工。即加以車服之庸。則天下之飾言以求進者多矣。君子則但取其言而已。不以言舉人。其人雖無足錄。而其言則確有可聽。若以狂瞽之名。棄其嘉言之伏。則天下之飾貌以求容者多矣。君子則始置其人而已。不以人廢言。總之君子操用舍進退之權。全無私意存乎其間。為天下得人。不妨詳於實。實為天下求言。不妨寬於論。過所以師濟在位。而塞謬成風也。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示人守約之學也。子貢問曰。天下之理。雖無窮。必擇其要而後守。有一言之微。為衆理所不能外。而可以終身奉行。者乎。孔子曰。理莫備於一心。執要者亦在乎推心而已。欲求終身可行。其必恕之一言乎。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之事。即勿施之於人。不求人之心。而抵求自心之安。此即所謂約而可守者。寧不可終身行之乎。可見聖賢學問。先戒偏私。帝王功用。首重絜矩。誠以恕之一言。而推之。則大道為公。之世也。豈僅勉賜而已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無私好惡也。孔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也。毀譽者。一人之私也。吾之於人也。非不稱人之惡。然人之惡。如是。

〔朱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

而吾之稱之也亦如是。未嘗過其其實也。於誰而毀乎。非不揚人之善。然人之善如是。而吾之揚之也亦如是。未嘗浮於真也。於誰而譽乎。夫毀固不免於刻薄。而譽或不失為忠厚。然即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非妄為誇許。務使當之者無愧。聞之者見信。爾譽且不敢輕易。又何況於毀乎。凡此者。非吾之私心也。正以斯民也。既稟天理之公。又被先王教化之澤。是則公是非。則公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吾焉能枉其是非之實。而容私意於其間哉。蓋天下有善惡。自不能無好惡。然好惡之過。反不足。以爲懲。爲勸。不若因物付物。者乃爲大公至正也。以此而操賞罰之權。何古道之不可復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此一章。書見聖人革薄從忠之思也。孔子曰。世道之汚隆。人心爲之也。乃人心之變。有日異而歲不同者。試舉一二事。觀之。方我生之初。古道猶存。爲史官者。或聞見未真。考據未確。即闕之。而傳焉。未嘗任私意爲筆削也。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

〔朱註〕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

通。即借人而共挾焉。未嘗挾所。有以驕客也。乃今則不然。果於自用者。不求是非之真。專於自私者。畧無公溥之意。吾不意人心風俗之遽至於此也。蓋運會之日。降由於教化之不明。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挽救之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一章。書是聖人示人以聽言處事之法也。孔子曰。凡言之有理者。不過平正切實而已。乃有巧言焉。或爲頌美。以取悅。或爲新奇。以驚世。若聽之。必至是非顛倒。真偽混淆。適足以亂德而已。至於謀大事者。必有忍。其乃有濟。乃或以小利而輕動。以小害而輒阻。而不少忍焉。則不世之功。或敗於一朝之忿。非常之患。致牽於姑息之私。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衆言當前。取舍動關。主術萬幾。在御。繫笑。即繫國謀。苟非至明至斷。烏能肆應。咸宜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好惡之真也。孔子曰。好善惡惡者。人之情也。而偏私附會者。正復不少。乃有人焉。衆人皆惡之矣。夫

衆指凡常人。說。



何惡之之多也。苟非大奸巨慝之人。即或高世遺俗之累。必進而  
而深察焉。見其真。有可惡。方可同惡。不然。何敢從衆。而蔽善也。  
有入焉。衆人皆好之矣。夫何好之之多也。苟非真才實學之士。  
即或沽名釣譽之流。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確。有可好。方可同好。  
不然。何嫌違衆。而市恩也。蓋衆論偶然相符。惟公論久而後定。  
於此。加察則孤立者。不患乎無助。而朋比者。難逃於洞觀。人才  
之消長。悉關於此。此可不慎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任道也。孔子曰。道之大原。雖出於天。而  
道之實理。則備乎人。人之求道者。往往謂我能是。是亦足矣。不  
知人力不至。而道體亦狹。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參贊位育。雖道  
之量固然而實。人之功爲之也。人能弘道。豈道之自能弘人哉。  
總之。私欲未盡。則本體不完。功用未全。則德量有缺。有斯道之任者。甚不可自諉。以負上天賦與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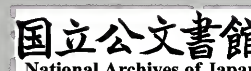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望人改過也。孔子曰。凡人日用之間。不能無一  
一言之差。一事之失。若覺而即悔。悔而即改。尙安得謂之過耶。  
惟夫過而不改。或跡未顯。而倖人之可欺。或事已彰。而遂非。以  
自飾。因循畏憚。究不自新。則無心之差。反成怙終之失。偶爾之  
誤。遂貽生平之尤。是乃謂之過矣。豈不可惜哉。所以古之聖人。  
不蓋無過之名。而貴改過之實。舜。帝也。而有子。違汝。彌之。戒。  
湯。明王也。而有改過不吝者之勇。豈非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警人徒思之弊也。孔子曰。精微之理。非深思  
不能入。而徒思。亦未可據。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一意於思。  
矣。此時之鑽研。不可謂不盡也。然畢竟徒索於空虛。而於道終  
無所得。蓋甚無益耳。不如好古敏求。致力於實學。者。爲足以啓  
聞見而益脩。來也。夫思原不可廢。但思而不學。則用其心於  
無用之地矣。此慎思篤行之功。所以兼貫而不可偏恃也。與

〔朱註〕弘。廓而大之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餽在其  
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  
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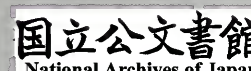
此一章。書見求道之不可已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謀。而知  
要者必推君子。君子之所謀者。惟在於道。朝夕敏求。祇期有所得  
於身心。至於食之有無。則不暇計也。蓋嘗觀農夫之耕也。本為  
求食。而或年歲不登。則無所得食。不求餽而餽在其中矣。君子  
為學。本為謀道。而至道明德立。則見用於時。不求祿而祿在其  
中矣。可見皇皇求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務。君  
子所以憂道之不得。恐無以成己。而成物。豈憂貧之難安。而僅  
干祿以速富哉。然則朝廷詔祿。養賢原以寓激勸之典。君子程  
功受祿。方可免尸素之譏。若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  
賤。斷非載道之器也。國家亦何賴於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  
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全德望人。孔子曰。天下之理。固自無窮。  
而君子之學。務求其備。今有人資質明敏。學識淵通。於身心性  
命之理。脩己治人之道。智足以知之矣。由此而服膺勿失。念茲  
在茲。亦何至有初鮮終。既得而復失之哉。乃持循不力。遂爾私  
欲。間隔是始。而得之者。終必失之。亦何益乎。所以見道既真。體  
道尤貴。力也。若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德之脩於內者。既全  
矣。乃於蒞民之際。或容不莊。而失之。慢。貌不莊。而失之。佻。是在  
己。已無居尊之體。民將誰敬乎。所以在內者。既純。在外者。更當  
謹也。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蒞之。是內外之間。其德交  
底於純矣。然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猶未合乎義理之節文。則  
民徒有作肅之心。而不能臻夫風動之美。亦豈得為盡善乎。所  
以學無止境。必至於盡善而後已也。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一

〔朱註〕蒞。臨也。謂臨民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與之云爾。



〔朱註〕知我知知之也受彼受受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任人法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即有小人其人品原自不同而材器之異更有迥然不侔者如君子所務者遠大而不屑於細微若止以才一藝試之則將無以見其長不可也惟夫大艱難大利害則君子之德器足以勝之材識足以理之此乃其可任者也至小人所圖者卑近而不知夫高遠若竟以天下國家任之則必不能勝其任不可也惟夫效一官辨一事則彼之智計足以籌之奔走足以副之此乃其可取者也君子小人之不同蓋如此要之大受之器多厚重而小知之才多便捷若厚重者而以爲庸碌之流便捷者而以爲俊傑之士將恐用違其材而所關者非小也此正心窮理斯爲鑒別之真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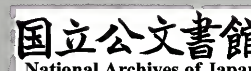
民字當人字看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人不可須臾離仁也孔子曰仁之理與人相親水火之功與人甚切故凡具此生而爲民者但知水火爲養生之具有甚於仁抑知仁爲人之本心乃人之所以爲人者更有甚於水火哉蓋水火雖足以養人之生而亦有時傷人之命如蹈水而溺蹈火而焚吾嘗見有死者矣若仁則統四端兼萬善終食之間可蹈也造次顛沛亦可蹈也仁者恒安仁者必壽亦安有蹈仁而死者哉夫仁甚切於人過於水火乃人於水火則不能離而獨於仁則違之者何居仁人之安宅也曠安宅而弗居豈不重可惜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一章書是勉人勇於爲仁也孔子曰仁乃心之全德存諸己而無假於人所以擔當是仁者全在仁心勇往無所退避則仁



始為我有一而無搖奪之患。故以常人之情言之。凡弟子於師。宜無所不讓。若仁為己任。乃吾所自有者。而自為之。原未嘗爭於師。又何必讓於師乎。師且不讓。他人可知矣。蓋仁者人所同具。之理。苟能用其力焉。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何所容其退避耶。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一心任理。而無所私也。孔子曰。人之為學。固貴能守。然亦不可不辨焉。有見理明。而守之不固者。貞也。乃天下之公也。亦有執己見。而必不可移者。諒也。是一己之私也。人惟察理不明。體道未真。故以諒為貞者。往往有之。君子則以精一之學。為不拔之操。上而立德。下而建功。出言制行。雖萬變紛然。要皆合乎時措之宜。而歸於至當之則。未嘗偏執意見之私。而不達。夫權變之理。經然守之。而不可易也。君子之為君子者。蓋如此。故欲為君子者。必當於其貞者。求之。若以諒為貞。則執一己之小信。而害義理之大。公。如王安石之徒。非明鑑與。

〔朱註〕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一章。書。是言為臣者。當以純心事君。而不可有異望之私也。孔子曰。人臣事君。尊卑雖有不同。而分內當盡之職。則為事朝廷。分給之祿。則為食。事之與食。原相因而至者。但人多以食為重。而反以事為輕。於是利祿之念。動於中。而朝夕營謀。皆其身家之計。其於職分之所當為。竟付之不理。甚而患得失。皆由此而起。若純臣之心。則不然。於職任之事。惟一心敬謹。以辨理之。如如上。而論道經邦。下而分猷宣力。或官守。或言責。但思脩其職。而効其忠。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一念寅清。無所繫戀。即國家之詔。祿有典。直以為後。而不違計矣。蓋所敬在事。則其心專。所後在食。則其心一。惟專惟一。則事君之外。皆無所用其心。以之。亮天工。而凝庶績。亦何難之有哉。此誠可以為萬世人臣之法矣。不然。溺職曠官。素登竊祿。即幸免。詭斥。如清夜。何如清議。何為不不易。所當取。而淡思之也。

○子曰。有教無類。

〔朱註〕人。性。皆善。而其類有二。

〔朱註〕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



善惡之殊者  
氣質之染也

〔朱註〕不同如  
善惡邪正之  
類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立教之心也。孔子曰：人性本無不同，而氣質不無或異，故有智即不能無愚，有賢即不能無不肖。然存於人者，雖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而君子教人，惟知大道為公，無一人不在其成之中。初何嘗因其等類而有所分別耶？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於變時雍，遂成歸於甄陶之內。此作君作師，誠無二道也。與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此一章書是辨道術以正人心之意也。孔子曰：人之存心制行，紛紛不一，有善則必有惡，有正則必有邪。是其所由之道不同也。如人之欲謀議者，或籌畫國事，或講明學術，必得同道之人，而始有濟。若夫道不同者，心術異，尚意見參差，此以為是者，彼必以為非，此以為可者，彼必以為否。即終日議論，詎無成功，甚矣不可與之相謀也。要之大道著則異端自消，正學明則邪說自熄。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斯為一道同風之盛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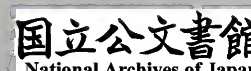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示人脩辭之則也。孔子曰：凡人存心於心者，則為意，而宣之於言者，則有辭。蓋辭以達意，非求多於意之外也。自夫以富麗為工，浮靡相尚者，或極力鋪揚，而真意反晦，或過求華藻，而本指不明，殊無益也。抑知辭也者，止取達意而已，無餘事耶？蓋周末文勝，辭命特其一耳。孔子質切言之，其為世道人心計，至深遠哉。

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也。  
〔朱註〕相助也。  
古者瞽必有相。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心無往而非仁也。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古者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耳能審音也。昔有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進方其及階，遂告之曰：階也。蓋恐其不知升也。迨至席，又告之曰：席也。恐其不知坐也。及與衆皆坐，復告之曰：某人



在斯某人。在斯抑恐其不知某某之所在。問答失所。所向也。當時及門之人。凡於孔子言動之間。無弗留神。體察於此。是師冕出而子張問於孔子曰。師耳。夫子乃周旋詳悉如此。凡與言者。豈亦道固如是。與孔子告之曰。然古者誓。必有相隨。事告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與言者。固此道也。可見聖人之心。無往非仁。况不成人之在前。而有不動其矜恤之意耶。推之而老安少懷。俾萬物各得其所。亦猶是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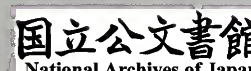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為。

此一章。書見聖人正名分。以維魯也。顓臾。伏羲之後。魯附庸也。季氏貪其土地。欲舉兵伐之。以魯臣而取魯君之屬國。以大夫而操天子之重權。無魯實無周矣。時冉有季路皆為季氏家臣。因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蓋與謀而心有不安。欲探孔子之意。之可否。以為行止也。是時二子同仕季氏。而冉有則嘗為聚斂。能得季氏之心。故孔子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凡當無事之時。而忽起兵端。則與謀之人。不能無罪。今顓臾之事。得非爾兩協贊之過與。况欲加兵。顓臾亦未知顓臾耳。昔周先王懷柔百神。乃封彼於東蒙山下。以祭。祀主。非盜竊名器者。比不可伐也。且在我魯封疆之內。非敵國外患。不必伐也。况附庸於魯。為公家之臣。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不當伐也。夫伐人者。須有隙。可乘而師出者。必有言。可執。今顓臾之伐。將以何者。為名乎。此孔子欲正其名。分。故言。之。嚴。正。如此。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季孫周任古  
之良史陳布  
也列位也相  
替者之相也  
兕野牛也柙  
檻也積置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  
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斬愧也

此三節書。是再有欲謝己。過而孔子切責之也。冉有因孔子責  
己。知伐顛與之非。乃因而自解之。曰。顛與之伐。乃出於我夫子  
季氏之意。吾二臣者。皆不願有此事也。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  
爾既身與其事。豈得歸咎於人。昔良史周任有言曰。爲人臣者。  
能布其力。而無稍新。則可就其列。而無所吝。若既無以贊成其  
美。而又無以匡救其過。是不能陳力矣。即當止而不仕。避而去  
之可也。豈仍可視顏就列乎。如替者有相。以其能爲扶持。得無  
傾危顛仆之患耳。若危而不能持。顛而不能扶。則有相而與無  
相同。亦將焉用彼爲哉。今汝爲季氏之臣。而不能匡救其失。與  
彼相又何異耶。且爾以顛與之伐。非爾所不欲者。此言過矣。譬之

虎兕猛獸也。羈之於柙。而不令出。龜玉重寶也。藏之於櫝。而無  
使毀。此典守者之責也。若虎兕出於柙之外。龜玉毀於櫝之中。  
則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今汝爲季氏用事。猶典物者之不容容諉  
也。既不能諫止其失。而反以不爲欲爲解。其罪將欲誰諉乎。孔子  
之切責。又如此。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  
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朱註〕固。謂城  
郭完固。費。季  
氏之私邑。欲  
之。謂貪其利。  
寡。謂民少。貧。  
謂財乏。均。謂  
各得其分。安。  
謂上下相安。  
分崩離折。謂  
四分公室。家  
臣屢叛。干。猶  
也。戈。戟也。蕭  
牆。屏也。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此六節書是孔子因冉有之飾辭。既喻之。以理。又曉之。以禍。福也。時冉有不能置辨。乃又強辭以對。曰。季孫之欲伐顛與。非有也。他固則難於攻克。而地近。則易受侵凌。倘失今不取。則滋蔓難圖。後世必為子孫害。蓋彼為子孫計。是以欲伐也。冉有此言。是不惟自解其責。而且飾季孫之過。故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凡人貪得無厭。皆欲心為之。今季孫之伐顛與。是其欲之也。今欲舍其貪得之情。而以子孫為辭。豈非君子所疾。哉。夫季孫之患。亦特患寡與貧耳。丘聞之。諸侯之有國。大夫之有家。不患寡。人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之心乖離。而不安。蓋所謂貧者。乃起於不均耳。若上下之間。皆

得均。平則各。叔其所入。各享其所。有。何貧之有。所謂寡者。亦由於不均耳。若上下均。平。共相和睦。則在此。不。求有所增。在彼。不。知有所損。何寡之有。惟均與和。則未有不安者。名分既定。而無所疑。嫌隙不起。情誼相屬。而恆相保。禍亂潛消。又何傾之有。哉。夫為國而。至無貧。無寡。無傾。則內治。既脩。外患自息。近者悅。而遠者自服。矣。設有不服。亦不必勞師動衆。用武力。以追之也。但當脩其文德。廣布教化。以懷來。之。及。其。來。而。歸。也。亦。惟。不。拂。其。情。不。易。其。俗。使。之。相。安。則。已。耳。亦。何。嘗。利。其。所。有。耶。丘。之。所。聞。者。蓋。如。此。今。由。求。輔。相。季。孫。氏。吾。意。平。日。之。所。規。諫。者。必。在。力。求。均。安。臨。事。之。所。匡。救。者。必。有。增。脩。文。德。乃。外。而。遠。人。不。服。既。不。能。來。內。而。邦。家。分。崩。又。不。能。守。舍。此。不。謀。而。與。之。謀。伐。顛。與。是。動。干。戈。於。邦。內。也。夫。季。孫。氏。以。固。而。近。費。豈。非。以。顛。與。為。憂。耶。不。知。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亂。將。作。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可。不。醒。哉。按。是。時。四。分。魯。國。季。孫。氏。之。不。臣。甚。矣。故。孔。子。責。由。求。之。長。惡。反。覆。篤。切。如。此。其。所。以。正。君。臣。之。分。而。杜。僭。竊。之。萌。者。嚴。矣。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



〔朱註〕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

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一章書乃統論天下之勢而見大權宜歸於一也。孔子曰天下之治亂視乎天下之大權權在上則治權在下則亂蓋不爽也。我思天下有道之時世際昌明體統不紊君主治於上臣奉行於下故禮樂以教天下征伐以威天下皆操於朝廷自天子出焉雖諸侯不得僭也。若夫天下無道乃時當昏暗名分不明政柄皆移於下而威福不由乎上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焉雖天子莫能主也。夫禮樂征伐而自諸侯出則於理逆矣。大抵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諸侯既可以僭天子則大夫亦可

以僭諸侯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大夫矣。至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大約不越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大夫既可以效諸侯則陪臣亦可以效大夫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陪臣矣。夫禮樂征伐乃天子之命也。迨自諸侯與大夫出則竟成侯國之命矣。至是而陪臣執之其逆理愈甚不過二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勢必為他人所奪而權又不在于陪臣矣。總之天下無道則僭亂紛起權勢不歸於一耳。若天下有道則乾綱獨攬凡政之行於天下者皆出自天子彼諸侯且不得與。寧有下而在大夫者乎。然大權在上非徒以勢服人者也。蓋天下有道則朝政清明張弛各當在大小臣工固無弗遵守成憲即彼庶人亦惟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無有從而非議之者。議且不致僭亂者又何自而起乎。蓋人主大權不可以一日不尊名分不可一日不正。積漸陵夷太阿倒置為患何可勝言。故當時君弱臣強下陵上替孔子目擊時事遂穆然與有道之思雖以致憾亦以致望也。後世若漢之閹宦唐之藩鎮宋之權奸明之婦寺皆始於人主優柔姑息遂養成積重難返之勢。乾綱解紐國祚隨之其可為之浩嘆大易之指謂剛德貴剛愓剛之時義大矣哉。

〔朱註〕逮及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一章。書。是。專。論。魯。事。以。見。夫。夫。專。政。五。世。希。不。失。之。意。孔。子。曰。從。來。盛。衰。之。理。相。為。倚。伏。故。國。賦。不。可。以。久。侵。而。國。柄。亦。不。可。以。久。竊。以。下。陵。上。遂。非。長。久。之。道。也。如。我。魯。自。文。公。薨。公。子。殺。子。赤。而。立。宣。公。於。時。三。家。始。盛。國。之。賦。稅。皆。不。入。公。室。而。入。於。私。家。歷。成。襄。昭。定。凡。五。世。矣。當。公。室。既。衰。政。遂。下。及。於。大。夫。自。季。武。子。專。政。以。來。歷。悼。平。桓。又。四。世。矣。夫。彼。擁。賦。稅。操。政。權。豈。不。以。為。世。世。可。以。安。享。乃。及。今。觀。之。陽。貨。已。執。桓。子。而。公。山。弗。擾。又。以。費。辟。可。見。僭。竊。之。事。斷。無。不。敗。之。理。宜。乎。三。桓。子。之。子。孫。微。弱。而。不。振。也。所。謂。自。大。夫。出。而。五。世。希。不。失。者。不。信。然。哉。蓋。孔。子。雖。論。魯。事。亦。以。見。權。臣。之。僭。亂。終。歸。無。益。後。世。亂。臣。賊。子。敗。不。旋。踵。前。後。一。轍。然。則。聖。人。之。言。誠。萬。世。之。龜。鑑。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

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朱註〕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時。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時。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中。於。聞。見。之。實。上。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此一章。書。見。取。友。之。當。慎。也。孔。子。曰。人。之。成。德。雖。存。於。己。而。亦。資。於。人。故。友。道。不。可。不。重。也。然。友。之。而。益。我。者。有。三。友。之。而。損。我。者。亦。有。三。所。謂。益。我。者。一。曰。直。乃。言。語。直。切。不。事。回。護。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攻。吾。之。過。而。遷。於。善。一。曰。諒。乃。誠。實。無。偽。表。裏。如。一。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消。吾。之。僞。而。進。於。誠。一。曰。多。聞。乃。廣。聞。廣。覽。多。學。多。識。者。於。此。友。之。則。可。以。廣。吾。之。知。識。而。進。於。明。凡。此。皆。益。於。我。者。也。知。其。益。我。則。當。於。三。者。而。兼。取。之。矣。所。謂。損。我。者。一。曰。便。辟。乃。習。熟。儀。節。全。無。直。切。者。於。此。友。之。則。不。得。聞。過。而。習。於。浮。蕩。一。曰。善。柔。乃。工。於。悅。媚。零。無。誠。實。者。於。此。友。之。則。與。之。親。狎。而。流。於。虛。僞。一。曰。便。佞。乃。口。實。捷。給。而。中。鮮。知。識。者。於。此。友。之。則。知。識。日。昏。而。流。於。寡。陋。凡。此。皆。損。我。者。也。知。其。損。我。則。當。去。此。三。者。矣。蓋。人。無。貴。賤。皆。須。友。以。成。其。德。惟。詳。審。而。慎。擇。之。斯。可。以。有。益。而。無。損。况。人。主。前。後。左。右。輔。弼。凝。丞。皆。有。規。勸。匡。繩。交。脩。一。德。之。任。是。烏。可。不。慎。選。其。人。也。哉。

金匱要略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脩道館

〔朱註〕樂五教  
反禮樂之樂  
音岳驕樂宴  
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  
度聲容之節  
驕樂則修肆  
而不知節佚  
遊則惰慢而  
惡聞善宴樂  
則淫溺而狎  
小人三者損  
益亦相反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此一章。言人之好尚宜端也。孔子曰。凡人意之所好。則為樂。然樂不同。而損益亦異。蓋益者有三。而損者亦有三焉。所謂益者。一是在於禮樂。二在於制度聲容。樂為節制。而合乎中和之則。一是在於善於嘉言懿行。樂於稱道。而致其景仰之誠。一是在於賢友。於直諒多聞。樂於衆多。而廣其進脩之助。夫樂節禮樂。則身心胥進。中和樂道。人善則善量無間。於人已樂。多賢友。則隨在皆切於觀型。若此者。豈非有益於我者乎。故曰益矣。所謂損者。一是在於驕樂。而恣情縱欲。侈蕩忘返。一是在於佚遊。而偷安流蕩。怠棄自安。一是在於宴樂。而宴飲嬉戲。流連無度。夫樂驕樂。則修肆而不知節。流於狂放。樂佚遊。則昏惰而惡聞善。入於怠荒。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習於污下。若此者。豈非有損於我者乎。故曰損矣。夫人有好樂而損益分。甚矣樂之不可不慎也。惟時時省察。閑邪存誠。則所樂自皆天理之正。而無私欲之私。斯可以有益而無損。然心之存放。只爭幾微之介。而後遂有霄壤之分。故存過之功。不可不加密也。

〔朱註〕君子有三德位之通稱  
愆過也。替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三時然後言也。孔子曰。入之立言。貴於當可。語默應對。務因乎時。凡卑幼侍。立於尊長之前。其過有三。不可不知也。當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此非可言之時也。而乃率爾便言。則謂之躁。妄。是一失也。如言問已及於我。此正可言之時也。乃緘默不言。則謂之隱。是二失也。至若時雖可。言又須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不候君子之顏色。而任意肆言。則與無目之人。何異。謂之瞽。是三失也。蓋躁者。先時隱者。後時。替者。不知所謂。謂之皆由涵養未到。所以語默皆愆。學

康次定回書解義 論語卷之四 廿二 脩道館

者必頻講求於平日。審察於臨時。庶合於時中之妙。而動無不宜也。

〔朱註〕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戒。是禁止預防之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以理御氣之功也。孔子曰。君子一生。無所不致。其戒謹。而其加意。防閑者。有三。人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所當戒者。在於女色。蓋好色。乃迷心之鴆毒。伐姓之斧斤。此而不謹。或以敗德。或以傷生。故君子當此。不敢有縱欲。亂性之事。此一戒也。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於氣。所當戒者。在於爭鬪。蓋好剛。使氣。無非一朝之忿。匹夫之勇。此而不謹。或以讓禍。或以輕生。君子當此。不敢有勇鬪。狼之失。此二戒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易生貪心。所當戒者。在於苟得。蓋取予辭。受自有禮。義以為之。防廉恥以為之。制此而不謹。或以喪守。或以取怨。故君子當此。不敢有晚節不終之事。此三戒也。此三者。

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聖人各指其最甚者。以示人。當隨時致警。去其嗜欲。養以理。義不使血氣之變。得勝其志氣之常常者。為主。而變者。恆聽命焉。所以心無一日而不惕。德與年而俱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敬肆之不同也。孔子曰。君子檢心。脩己。觀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其所畏有三。天以仁義禮智之性。賦畀於人。是謂天命。若不能戒慎恐懼。則性體有虧。是謂天。君子靜存動察。不敢一念稍弛。日用之間。常如上帝鑒臨者。然此其所畏者。一。至若大人。人正體備天命之理。而行為世法者。也。君子惟恐有悖於大人。即有悖於天命。故尊崇其德位。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至若聖人之言。正。揚。天命之理。而言為世。則者也。君子惟恐有違於聖言。即有違於天命。

〔朱註〕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侮。戲玩也。



故佩服其謨訓不敢少有違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君子之三畏。其切於脩身誠己如此者。皆由識得天命流行無在不有。故小心敬慎。無時不然耳。若小人智識昏迷。不知天命之所存。視以為虛渺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於德位之大。人本當尊敬也。而反變狎之。於典謨之聖言。本當信從也。而反侮慢之。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蓋帝王之學。莫要於主敬。主敬之功。莫先於致知。致知。知天者。自能敬天。敬天者。自能見天。天之一理。幽明之無間。而莫之敢忽焉。此受天命者。不可不知也。

〔朱註〕困謂有不通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一章書。是勉人學問。以變化氣質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各不同。相同。樂而。言之。各有四等。有氣質清明。天資純粹。不待學問。自

能知此義。理是為生而知之者。此等之人。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乃品之最上者也。然天下上智。能有幾人。亦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而後能通曉義理。是為學而知之者。此等之人。雖得乎天者。清明純粹之中。不無少有渣滓。然其間易達。其疑易通。一經學問。即生知之次也。亦有資稟愚鈍。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卻能因心衡慮。發憤向學。是為困而學之。此等之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生知之次也。若資質既鈍。蔽而不通。又自安於蒙昧。而不覺則甘於自棄。是為困而不學。如此之民。斯為下矣。使其能學。又安在不可進。於知哉。可見賦質雖有高下之分。成功終無彼此之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之為益大矣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思誠之學也。孔子曰。凡人持己。接物。各有其當然之則。使未能從。容中。道。不可不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也。君子兢兢業業。存天理。遏人欲。其思大要。有九。如目之於視。則思。視。遠。惟。明。不。為。物。蔽。於。外。而。視。誠。矣。耳之於聽。則思。聽。德。惟。聰。不。為。物。壅。於。內。而。聽。誠。矣。顏色。則思。溫。和。暴。厲。之。色。不。見。於。面。而。色。誠。矣。容貌。則思。恭。謹。惰。慢。之。氣。不。設。於。身。而。貌。誠。矣。發。言。則思。忠。實。而。無。一。念。之。或。欺。行。事。則思。敬。慎。而。無。一。毫。之。或。苟。而。言。與。行。誠。矣。心。中。有。疑。則思。問。於。師。友。以。解。其。惑。與。人。忿。爭。則思。難。及。身。親。而。懲。其。怒。至。於。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所。不。當。得。斷。不。苟。取。而。無。不。誠。矣。君子各致其思。如此。此。九。者。皆。存。心。治。身。之。要。君子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其。存。之。也。精。故。其。應。之。也。當。其。慮。之。也。密。故。其。處。之。也。周。要。不。外。一。心。之。用。而已。

〔朱註〕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一章。書。是見下人品。不以潔己為高。而以經世為大也。孔子曰。成己成物。原儒者。體用合一之學。吾豈不欲盡得若人。與之相。遇。哉。然。正。未。可。一。槩。論。也。如。見。有。善。事。則。欣。慕。之。上。如。有。所。追。而。不。及。真。知。可。好。而。好。之。極。其。誠。如。此。見。有。不。善。則。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真。知。可。惡。而。惡。之。極。其。誠。又。如。此。此。等。篤。信。自。脩。之。人。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至。若。士。方。困。窮。未。遇。隱。居。伏。處。之。時。則。立。志。卓。然。不。苟。凡。致。君。澤。民。之。事。一。一。預。為。講。求。而。備。其。道。於。一。身。及。其。遭。逢。知。遇。出。仕。行。義。之。日。則。取。平。日。經。綸。位。育。之。懷。一。一。見。之。設。施。而。達。其。道。於。天。下。此。等。出。處。合。宜。體。用。全。備。之。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當。世。有。此。人。也。雖。欲。聞。見。之。相。符。豈。可。得。哉。蓋。脩。齊。治。平。理。本。一。貫。用。舍。行。藏。道。有。兼。該。聖。人。原。欲。以。獨。善。其。身。者。兼。善。天。下。不。徒。以。避。世。為。賢。而。以。濟。世。為。貴。故。有。懷。夫。三。代。之。美。而。慨。然。長。思。也。

〔朱註〕駟、四馬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一章、書、是言、尚德、而不、尚、富、也。孔子嘗言、人之、足、以、享、大名、垂、後、世、者、視、其、生、平、自、立、何、如、耳。至、於、富、貴、貧、賤、初、無、與、也。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貴、畜、馬、至、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其、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加、於、衆、身、死、之、日、民、無、可、稱、之、德、焉。其、易、忘、之速、如、此。伯、夷、叔、齊、僅、商、之、遺、老、而、以、武、王、伐、紂、爲、非、義、恥、食、周粟、至、餓、死、首、陽、山、下、貧、困、極、矣。然、而、風、節、著、於、當、時、名、聞、施、於後、世。民、到、于、今、猶、稱、述、不、衰。其、思、慕、之、久、如、此。可、見、無、善、可、稱、身、沒、而、名、隨、滅、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有、云、人、之、所、稱、誠、不、以、其、財、之、富、而、祇、以、其、行、事、之、異、其、即、景、公、夷、齊、之、謂、與。由、孔、子之、言、推、之、布、衣、韋、帶、之、士、克、自、樹、立、其、道、德、行、誼、猶、足、傳、諸、無窮、聲、施、不、朽。若、居、帝、王、之、位、兼、聖、賢、之、德、光、前、烈、而、裕、後、昆、其

鴻名休譽、有不垂諸天下萬世者上哉

庭是孔子獨立之所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大、道、爲、公、之、心、也。陳、亢、受、學、有、年、未、識、聖、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窺、度、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一、日、問、於、伯

魚曰最親莫如父子最近莫如家庭。子亦嘗有獨得夫子之教而異於群弟子之所聞者乎。伯魚對曰：我未嘗有所異聞也。夫子嘗一日閑居，獨立，鯉趨走而過庭。此正可以有問之時也。夫子但問曰：曾學詩否乎？鯉以實對曰：未嘗學也。夫子因教之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無躁急之失，必然長於言語。若不學詩，欲言語應對之皆善，不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詩。凡風雅三頌，因而究其旨矣。他日夫子又嘗閑居，獨立，鯉復趨走而過於庭。前此未授，此日可以問之矣。夫子但問曰：曾學禮否乎？鯉以實對曰：未嘗學也。夫子因教之曰：禮有三千三百之儀，恭儉莊敬之體，學之者品節詳明，義精而不惑，德性堅定，守固而不搖，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然，禮儀威儀因而習其事矣。當獨立之時，聞於夫子，不過如此而已。亦何嘗有異聞哉！陳亢聞之退而喜曰：吾聞伯魚者一耳，而所得有三。聞學詩之可以言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下君子之教推其子而遠之，全無偏私之意。三也。不亦深可幸乎！要之聖人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之子與教門人一耳。詩禮雅言教子如此，教門人如此，教天下後世亦

不過如此。此聖人之教所以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

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一章，書是定名正分之意也。孔子嘗引古禮曰：夫婦為人倫之始，閨門乃萬家之原。况邦君之妻，內有理陰助陽之責，外有母儀四國之尊。其稱謂之際，非可苟也。故邦君稱之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自稱於君前曰小童，此謙言年幼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之意。而國中之人不敢輕也。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曰寡小君，此謙言寡德恭為小君以治內之意。而鄰國之人不敢輕也。稱之亦曰君夫人，以其為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而有定分如此，然則名實之際，可不謹哉！蓋詩如關雎，禮本婚姻之福，之與莫不由於室家。治之隆，莫不原於閨內。妃匹

小童者謙言己小弱之童稱也。  
〔朱註〕寡，寡德謙辭。

之名正。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論語卷之四 上終

